

作品鉴赏

文化随笔

再现红军艰苦卓绝的游击岁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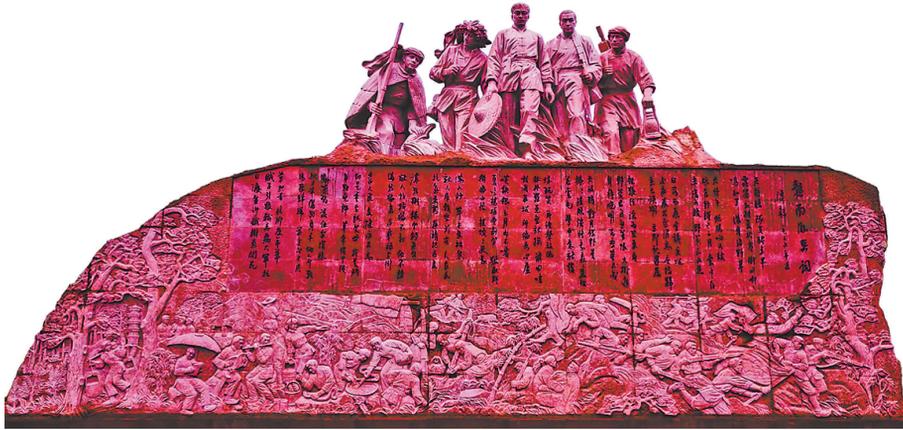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雕塑《游击赣粤边》简评

□ 邱洁

信丰油山，是当年中央红军在赣粤边艰苦卓绝三年游击战争的核心区域，陈毅著名的《赣南游击词》，反映的就是那时的峥嵘岁月。大型雕塑《游击赣粤边》(如图)，则以视觉艺术形式，定格三年游击史，成为传承红色基因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载体。

《游击赣粤边》雕塑高7米，宽14米，气势雄伟，坐落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信丰段三年游击战争核心区，背靠著名的油山主峰。雕塑原创设计者刘世群，也是于都“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”组雕的设计者。为设计《游击赣粤边》雕塑，他深入油山实地体验，采访党史专家和老农等，根据史实反复构思、几易其稿。雕塑者为叶国良、叶秋。雕塑采用“中国红”石材，完成于2021年。

该雕塑主要采用圆雕与碑刻、浮雕三种技法，外形像一枚大印，形式语言新颖独特；远观气势雄伟，环境协调与大山融为一体。其设计手法，突破了传统红色雕塑形式单一的局限，构建了“动态叙事”的视觉效果，实现“历史场景—艺术呈现—精神传递”的三重统一。从内容看，上部的圆雕，塑造了项英、陈毅和油山“三老表”五人立体形象，成为游击将士的典型代表；下部的浮雕群像，描绘了“对月设



雕塑《游击赣粤边》刘世群 叶国良 叶秋作

野营”“野菜和水煮”“支援永不忘”“勤学习”“再请把兵交”等游击岁月中的生动故事场景；中部的《赣南游击词》12首，根据陈毅手书石刻，点明整座雕塑的主题和内核，从而达到“形象+文字”的双重叙事，引导观众深入了解历史背景，产生情感共鸣，留下深刻印象。

此雕塑通过艺术手法，表现了游击队员勇战斗、显机智、苦坚守、求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坚定信念。

“勇战斗”的具象化。手拿斗笠的项英，手拄木棍的陈毅和背着土

枪、提着马灯、身披蓑衣的“三老表”，脚踏荆棘，步履坚定，寓意革命道路异常艰难，但他们靠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信念、坚持斗争、不畏牺牲。雕塑人物肢体的紧绷感、神态的专注性，将勇敢的革命者形象刻画得生动传神。

“显机智”的可感知。游击队的官兵个个目光炯炯，这是充满智慧、善于谋略的生动写照。他们正是靠着这种机智，从而在艰险恶劣的环境下战胜了敌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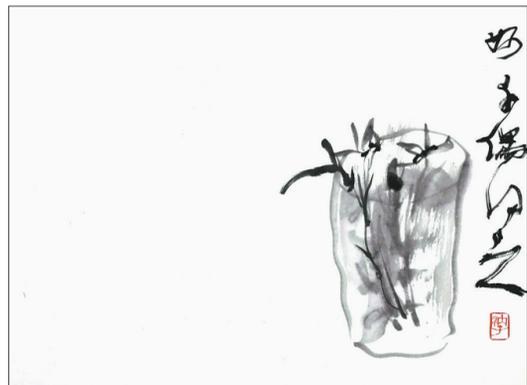
“苦坚守”的可视化。雕塑中

“野菜和水煮”画面，游击队员有的在切蛇，有的在煮野菜……表现的是生存条件极为艰苦。左下角有一个把雨伞绑在身上看书的队员，寓意革命者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仍不忘学习，从中获得革命的斗志和“前进心不死”的动力。

“求胜利”的情感化。雕塑中指麾员的坚定、战士们的坚持、老百姓的支援，放哨时高度警惕、冲锋时不怕牺牲的英勇……所有情节设计、人物刻画，都是为表现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。



《荷鱼图》



《妙手偶得之》

“清水一钵鉴自心——衲子书画艺术展”日前在八大山人纪念馆举行，展出北京画家衲子书画作品108件。展览分为“承八大韵”“书法为基”“澄心写境”三个板块，呈现作者笔墨之下无雕饰，回归本真、观照自性的艺术追求。

当代水墨画家衲子，本名陈征，1940年出生于北京，毕业于原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并留校执教，先后师从张慧中、王雪涛、汪慎生等艺术大家，师法传统，转益多师，但不规守家门。他用笔有八大山人的简峭，也有石涛的放逸，又融王冕、吴镇的淡远气象。展出的瓶花、鱼、荷花三大题材作品，可看出他在笔墨精神、图示语言等方面对八大山人的继承。

《荷鱼图》中的鱼，是八大山人典型的游鱼样式。此鱼在无限留白空间遨游，“以少少许胜多多许”，以空为镜，以笔见性灵。大量的留白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，将理想展现纸上，表达作者内心深处对自由逍遥的向往。

《妙手偶得之》是衲子瓶画题材精品，而该题材的母题也源自八大山人。他以书法用笔、水墨变化见长，以笔为道，于墨中观照寂静，于寥寥数笔间寄性灵。

他在追求传统笔墨精神的同时融合时代气息，这从他的《泼彩荷花》《兰竹清韵》等作品中可以看出。那种不经意的留白，那从容、简约而又深远的东方笔墨神韵，正是他心灵的写照。

艺术人物

清水鉴自心

衲子绘画作品浅析
□ 陈薇文

名作赏析

朔风送骏墨香留

——品读韩干《胡人呈马图》

□ 李治钢

盛唐之际，画马之风极盛，韩干笔下的《胡人呈马图》(如图)便是生动例证。此作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，传为明清华本，高28.1厘米，长156.3厘米，以绢本墨笔勾勒马的雄健，让我们得以窥见盛唐长安的民族交往盛景。

此作绘五人三马场景，技法为工笔重彩。画面主体中牵马而立者，高鼻深目、虬髯卷曲，典型的西域相貌透着质朴与豪迈。人物衣纹疏密有致、结构严谨，用笔沉着而神采生动，衣料设色浓丽而不俗腻，晕染得度，韵味十足。身旁三匹骏马为西域大宛马的典型模样，膘肥体硕，肩高体阔，或白润如玉，或乌黑

油亮，或斑纹错落；鬃毛以细笔丝染，根根分明，眼眸圆睁，既有蓄势待发的雄健，又有温顺驯良的神态。整幅画面构图严谨，人物与马匹比例精准，动静相宜。

韩干打破“师古不师今”的桎梏，以“陛下内厩马，皆臣师也”的笃定，开创了写实主义画马新风。在《胡人呈马图》中，其标志性的“肉中见骨”技法尽显功底：勾勒马匹轮廓时，中锋用笔遒劲流畅，转折处暗藏柔韧，马的肩颈线条、四肢关节精准利落，既贴合解剖结构，又带着艺术张力；设色采用工笔重彩之法，先以淡墨打底，再用蛤粉局部渲染，最后整体罩染，马匹的毛色光泽、肌肉层次在色彩叠加中立体呈现，

三马色彩各异、相互映衬，使画面富有节奏感。

相较于前人画马“螭须龙体、筋骨毕露、姿态飞腾”的程式化风格，韩干更重“得马之性”。他终日观察御厩名马的日常姿态，将马匹的温顺与雄健、灵动与沉稳融入笔墨，能精准捕捉马匹的精神气质。画中人物的刻画同样精妙，面部表情通过细微笔触传递情绪，衣纹转折贴合人体动态，既保留了西域民族的服饰特色，又以中原绘画的线条技法呈现，实现了技法与内容的完美契合。这种“以真为师”的创作态度，让画作摆脱了空洞程式，多了烟火气与生命力，也成为韩干超越同代

画师的主要原因。

画卷背后，藏着盛唐民族交融的鲜活史诗。唐代作为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融的黄金时期，疆域辽阔、国力强盛，绢马交易成为中原与西域沟通的重要纽带，中原需良马以固边防，西域需绢帛以济民生。这种基于资源互补的贸易往来，不仅承载着经济功能，更蕴含着政治互信与文化包容。《胡人呈马图》所描绘的，正是这种交往场景的艺术再现，马匹成为民族沟通的媒介，笔墨间彰显“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”的时代气象。

画中马鞍的装饰细节更藏深意，中原传统纹饰与西域纹样交融共生，不经意间印证了盛唐“胡风汉韵”的文化特质。彼时的长安，胡商云集、胡乐盈巷、胡服盛行，西域文化与中原文明碰撞融合，形成了包容并蓄的时代风尚。韩干自身的经历也暗合这种交融气质：他出身寒微却得王维赏识，师从宫廷画师曹霸却不拘泥于师门技法，这种开放包容的艺术态度，恰是盛唐精神的缩影。



《胡人呈马图》韩干(唐代)绘

马的雅称知多少

□ 钱续坤

古人对马的喜爱，深深地融入在那些别具一格的雅称之中。根据毛色分类，是古人智慧和审美的绝妙体现。

纯黑色的马，被称为“骠”。古人常以“骠骠”来形容青黑色且花纹如锦缎般的好马。此词最早见于《楚辞·离骚》：“乘骠骠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。”《荀子·劝学》用“骠骠一跃，不能十步”，比喻贤才的杰出能力；《晋书·冯跋载记》中“吾远求骠骠，不知近在东邻，何识子之晚也”，体现了古代对人才的渴求。深黑色的马，古人美其名曰“骠”。《诗经·齐风·载驱》咏道：“四骊济济，垂辔涕涕。”《礼记·檀弓》也有记载：“戎事乘骠。”成语“骠马奋蹄”“骠龙腾飞”，无不透露出一种力量与速度的完美结合，同时隐喻黑色所代表的深邃与神秘。

青白相间的马，被称为“骠”。《说文解字》训“骠”为“马青白杂毛也”。在古诗词中，“青骠马”的形象常与风流才子或少年将军联系在一起，使人显得英俊潇洒。此词最早见于东汉末年《玉台新咏·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中“踟蹰青骠马，流苏金鞍鞅”的描述。明代袁宏道专门写有一诗：“青骠马，九尺强。百金买，千金装。双蹄不著地，影灭如飞翔。借问治游郎，何为在他乡。”

红棕色的马，被称为“骠”或“骠”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骠”为“黄马发白或白尾尾之马”，《集韵》补充其有马行速之意。“骠骠”为汉代将军名号，汉武帝时霍去病曾任“骠骑将军”。唐代昭陵六骏中的“特勒骠”，为李世民征战时所乘战马，形象见于金代《昭陵六骏图》。在《隋唐演义》中，秦琼的坐骑“忽雷骠”，就被民间演义为“黄骠马”，一匹雪中带白、气势非凡的宝马。

白色的马，被称为“骠”。西楚霸王项羽的坐骑乌骓，通体乌黑唯有四蹄雪白。乌江边项羽兵败自刎，乌骓也跃江殉主，这个故事使得“乌骓”这个名字充满了悲壮的色彩。唐代诗人元稹作有乐府诗《望云骓马歌》，全诗通过望云骓马的忠勇事迹展开，穿插“项羽乌骓”等典故，以马来比喻人才进退之道，映射中唐藩镇割据的时局。

额上有白色斑点的马，被特指为“卢”。“卢”又作“卢”。在历史上，此马是刘备在徐州被吕布夺走后而投奔曹操的那段时间里，由曹操赠与刘备。其奔跑速度飞快。在三国历史中最显眼的一处，便是背负刘备跳过涧数丈的檀溪，摆脱了后面的追兵。这一跳奠定了其三国名马的地位。其知名度更因辛弃疾的词句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”而大为提升。

按照年龄来分，两岁以下的马称“驹”，三岁的叫“骠”，三四岁的叫“骠”，四岁或以上的叫“乘”。这些称谓多见于文献，反映古代对马龄的观察。

按照性别来分，雄马又称“牡”“骠”“骠”；雌马又称“化”“骠”“骠”；通过手术失去繁殖能力的公马则叫作“骠”。

按照马体的身高来分，身高八尺及以上的叫“龙”，七尺的叫“骠”，六尺以下的才叫“马”。“果下马”则是一种特别矮小的马，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说此马“高三尺，乘之可于果树下行”。

当然，马的雅称还有“汗血”“奔霄”“越影”“赤兔”“追风”等诸多，这些名称不仅富有诗意，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

书法的“庙堂气”

□ 马文睿 马于强

“庙堂气”，引入书法领域，用以形容那些具有庄严、典雅、正大气象的作品，是书法艺术一种重要的审美特色。

由于历代诸多经典书法作品多来自记叙重大事件的碑版、重要官员的纪功碑、礼器铭文，因而具有庄重、典雅、雄浑、豪迈、威严等审美意象、风格特色，成为书法审美追求的正格之一。这种正大气象多表现在篆书、隶书、楷书三种书体上。

书法的“庙堂气”，可从以下方面来理解。

首先是内容正。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心动，让人的灵魂得到洗礼，使人发现自然美、生活美、心灵美，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。因此，书法作品的内容要“以古今经典传承家国情怀”“以历史文化涵养家国情怀”“以时代精神焕发家国情怀”为主，努力多写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格调高雅的作品。

其次法度正。书法有法，即运用毛笔按照一定的书写法则，通过笔法、字法、墨法、章法等表达感情和精神内涵的艺术。没有传承和法度的书法，不可能给人带来艺术的享受。具有“庙堂气”的书法，往往用笔以中锋为主，“力能扛鼎”“力透纸背”，起收锋芒不露，行笔力量内敛，动中守正，静中有力，法度严谨，笔笔饱满充实，点画沉着厚重，充满力量感，安详字稳，点画停匀，转折自然，方圆相宜，少棱角，不激不厉、安详自若，不偏不斜、不拘不散，有不可撼动之感。

再次是书者人品正。“志高则言洁，志大则辞弘，志远则旨永。”书法是笔墨线条的审美呈现，是人格精神的形式外化。书法作品要写出“庙堂气”，书写者不但要具有高超的书写技艺、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更要有崇高的道德情操以及博大的胸襟，正如柳公权所谓“心正则笔正”、黄庭坚所言“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，又广之以圣哲之学，书乃可贵”。

最后是气韵正。一幅好的书法作品，既要有严谨、美观的结体，还要有节奏感和立体感，要有筋骨血肉、刚柔相济的点画线条，要有能体现书家阅历、气质、审美和人格魅力的神采气韵和精神风貌，既有形质，又有神韵。周代钟鼎文、秦泰山刻石、汉隶、魏碑、唐楷等，在韵、法、态、势、意等方面各有开拓。尤其是颜真卿、柳公权等人具有“庙堂气”的楷书，在严守法度的基础上创出了大境界，给人以气象宏阔、笔力雄强、平正中和的审美感受和精神力量。

品鉴 第519期
QQ: 519578365
投稿邮箱: zzwang666@126.com